

新视觉图文

只在梅雨天 爱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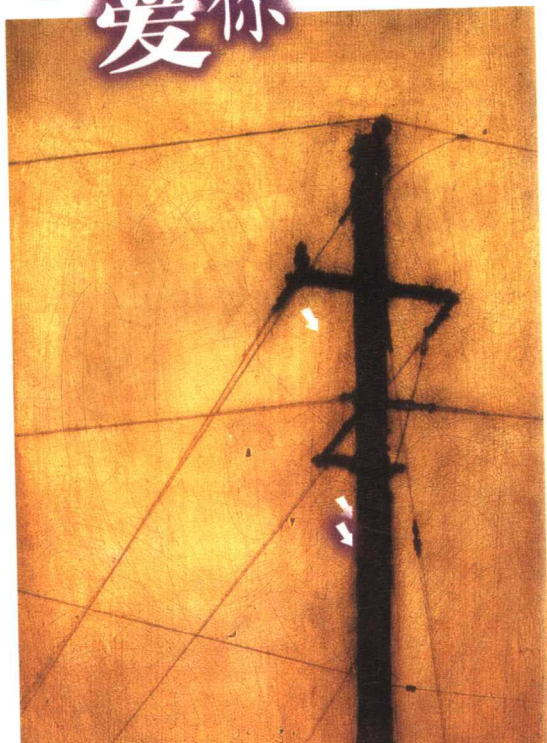
→ 许佳/著

雨声在耳朵里，在四面八方，在魂魄的夹层中间。某女忽然想起不知在哪里读到的一句话：发生在伞下的爱情总没有好结果。她默念这句话，念了数遍，甜蜜地一笑，脑海一勾，就是一把藏蓝木柄大伞，再一勾，又一把……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许佳/著

只在梅雨天 爱你

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在梅雨天爱你/许佳著.-汕头:汕头大学出版社,2005.2

ISBN 7-81036-973-3

I.只… II.许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 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10413号

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: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

只在梅雨天爱你

作 者:许 佳

责任编辑:胡开祥

封面设计:耀午书装

责任技编:姚健燕

出版发行: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:515063

电 话:0754-2903126 0754-2904596

印 刷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5.25

字 数:100千字

版 次:2005年2月第1版

印 次:200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8000册

定 价:18.00元

ISBN 7-81036-973-3/I·145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/广州市天河北路177号祥龙阁2202室
邮编/510620

电话/020-85250103 传真/020-85250480

马新发行所/城邦(马新)出版集团

电话/603-9056 3833 传真/603-9056 2833

E-mail: citeckm@pd.jaring.my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邻居的爱情 148

HAPPY TOGETHER 108

模拟人生 101

AS TIME GOES BY 088

在梅雨天爱你 078

一切都关乎爱情 001

目录



『一切都关乎爱情』

1 我爱你

■ ALL ABOUT LOVE ■ ALL ABOUT LOVE

羽歆非常非常的瘦。在他们好了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对珠珠说：“虽然我是那么细小，甚至看起来有点脆弱，但是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拯救你。”

当时他们正坐在房子门口的几级台阶上。羽歆说，我的门钥匙找不到了。珠珠听了着急起来，说那怎么办，那怎么办。羽歆说，不要紧，过来陪我坐会儿。于是他们就并肩坐在水泥台阶上说话。他们的身体几乎没有什么接触，只有他的胳膊肘那里一块突出的骨头微微碰触着她的手臂。闷热了一整天，现在稍稍有点起风。风把地上的小沙砾悄悄吹进珠珠穿着凉鞋的脚趾缝里面。他们沉默了一会儿，他的胳膊肘若即若离地，在她手臂的皮肤上面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轻轻滑动，要不是他们谁都没有做声，她就根本感觉不到。

她突然伸出手，用大拇指和食指轻轻掐了掐他臂弯的那块骨头，仿佛喃喃自语般说：“为什么你是这么瘦？”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说了开头的那句话：“虽然我是那么细小，甚至看起来有点脆弱，但是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拯救你。”

羽歆非常喜欢用“拯救”这个字眼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把

它用在珠珠的身上。不过每次它都会让她黯然失神。她不由微笑起来，扭头看看他。他的颧骨下面长了一颗痘痘，微微发红。几米开外路灯的微光，在他的嘴唇上投下了一个湿润的光晕，让她看了有点想用自己的嘴唇去蹭几下。他转过脸问她：“你在笑什么？笑我说的话吗？”他的脸是尖尖的，嘴唇虽然厚，但是并不宽，肉嘟嘟的总好像有些在往前凑，等着人物；深灰色的眼珠，在缺乏光线的情形下，变成乌黑色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就难以发现他那个微微蹙眉的表情，似乎总有什么大问题在困扰着他。珠珠很想问：我有什么需要你拯救的吗？不过当然，她没有问。

见她没有答话，他又重复问了一遍，并且伸伸小臂，把手掌覆盖在她膝盖外头的裙子上。珠珠把眼光从他脸上移开，缩缩身体，没有作声。于是他们两个很默契地一起窘迫起来。她默默在凉鞋里挪动着自己的脚趾头，细沙砾硌着她。或许只是在想像当中，她听到它们摩擦移动的时候发出的“沙沙”声。

最后他们鼓起勇气，拥抱了一下。羽歆把下巴放在珠珠的肩膀上面时，小声地说：“珠珠，我怎么那么爱你。”尽管几乎天天操练，他的语气还是很不自在。他的不自在每次都感染她，使她发出一声毫无意义的嗤笑，接着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也很爱你。”

她双臂用力，搂着他的肩膀。在她的拥抱下面，是他那个细瘦的身体。虽然细瘦，她还是可以感觉到他手臂上方圆滑的肌肉，在一阵深深感动了他自己的爱情冲动之下，轻微地颤动着。

这个拥抱持续了不短的一段时间。到了后半段，她开始有点走神。在她的面颊和他的面颊之间，隔着几缕零散的头发，悉悉簌簌响。他的鼻息断断续续落在她后肩上，一开始是温热的，片刻之后变成清凉的，接着又是一阵温热。远处的垃圾箱旁，坐着一个捡垃圾的老女人，正把一些塑料袋归整起来。又有自行车轮胎的辘辘声，在近处响过，但是自行车本身却并不能看见。夜晚的温度正在缓慢下降，也许比白天低了有五六度，因而即便在接近地面的地方，空气呼吸起来也沁人心脾。她又开始注意起凉鞋里面的小沙砾来，同时她的手放在他背上，很喜欢他那件棉T恤质感的柔软。她想要说几句话，讨好他一下，但是觉得嗓子有点不舒服。想要不动声色地清清嗓子，又发现这办不到。就这样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她一直在跟自己的嗓子眼斗争。

2. 没什么要放在心上的

ALL ABOUT LOVE ALL ABOUT LOV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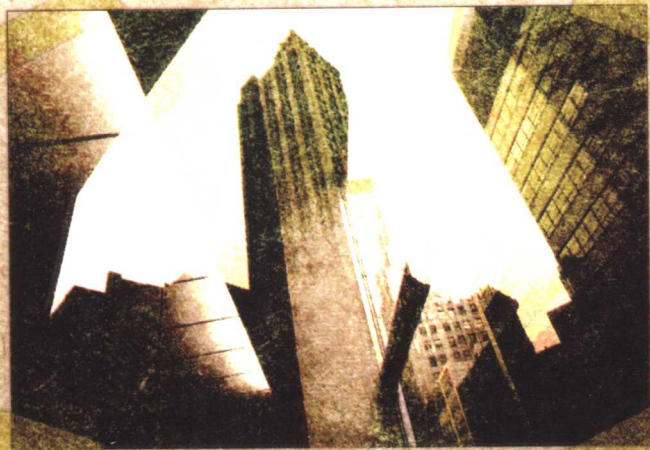
珠珠经常要跟自己斗争，例如今天是穿裙子还是穿裤子，午饭是吃肉还是吃鱼，例如究竟要不要加班，是坐地铁还是坐出租车，如果一件化妆品用的机会不多，是买贵点还是买便宜点，上司在挺远的地方没有看到自己，要不要主动去打招呼。琐碎的选择困扰着她，让她微微出汗。走在路上，有人匆匆忙忙经过她的身边，撞痛了她的肩膀。她怒目回视，可是那人已

经木知木觉地走远了，她于是感到受了羞辱却又无从申诉的烦恼。片刻之后，她重又为自己居然会生出这种烦恼而烦恼。这个不能自行其是的自己，让她想起来总是微微出汗。

卢先生漠视她的这种烦恼，经常表示不愿讨论。他手放在她头上，手心贴着她梳的马尾，一路滑下来，说：“珠珠啊，不要样样事情都放在心上。”他的一边嘴角总是带着笑容——那种工作顺利、身体健康、受人尊敬的男人的微笑。每当他用这样的笑容安慰珠珠，她的脸就会因为愠怒而涨红起来。可是她不能为此就发怒，所以只好闷闷地说：“你不把我放在心上。”卢先生的一丝微笑此刻变成了哈哈一笑，他走到房间另一边去给自己找水喝，一路走，一路说：“好吧，我不把你放在心上。”

珠珠跟卢先生一起住了一年多，他让她感到生活比从前轻松。他总叫她不要把事情放在心上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她并没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的事。他常在吃晚饭的时候用筷子敲她的头，说她自寻烦恼，前三十秒把她的脸敲得阴沉下去，后三十秒又

ALL ABOUT LOVE ALL ABOUT JOVA



没 什 么 ABOUT LOVE 征服世界

*** 林林林林林

把她的笑容敲出来。

他是她大学同学的表亲，她第一次遇到他，是大学毕业时搬离宿舍那天，他开车来帮表妹搬家。楼梯上，他在前，她在后，许多帮忙的男生在前前后后。她手里捧着一个没有粘牢底的纸板箱，而自己并不知情。在二楼转角上，纸板箱底掉下来，一堆衣服拉拉杂杂落到地上，把后面人的脚步给拦住了。

在最初的两秒钟里，她手里还捧着那个掉底的纸箱，甚至带着沉思默想的神情歪着脑袋，把它看了看，接着脸马上涨得通红，因为她并没有整理这些衣服，而是把衣服、裤子、外套、袜子乃至内衣都团在一起，随便塞进箱子里。现在在她脚边，是一条玫瑰红的丝内裤，缠着一双白丝袜，一转身，可以看到一个已经有点发黄的白色胸罩，跟几件格子衬衫一同委顿在地。身后一个黑脸男生眼睛骨碌碌看着她，满脸的无辜，让她感到



他要不是手里在搬东西，一定会对着她双手一摊，连连表示“不是我做的，我也无能为力”。正在羞愤难当之际，一个人在她身边说：“这个你自己捡起来吧。”

卢先生一只手拿着她的两条连衣裙，另一只手伸出去，指着她脚边的内裤和袜子，手指头轻轻一点。这是珠珠第一次看清他的脸。她觉得他老，并且威严，他的眼睛相对这副老道的面容而言，似乎有点太大了，又或者是在眼镜片下面被放大了，因为他正瞪着他，露出急欲解决问题的神色，于是又显得更大，横眉立目，有些像家里供的四大金刚。他稍微拉长声音，有点看不起人的腔调，说：“捡呀。”珠珠于是弯腰去捡内裤和胸罩，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明事理的受援助者。

这是卢先生不讨人喜欢的一点。相熟之后，珠珠经常忍无可忍，恳求说：“你不要那么凶的一张脸对着我呀。”卢先生一听，马上眯了眼睛笑，用一只手的虎口托住下巴，缓慢地抚摸一下从下巴到面颊那一片刮净的青胡茬，辩解道：“我哪里有对你凶啊？”珠珠在他肩头一敲，大声说：“你这张脸简直就是个托塔李天王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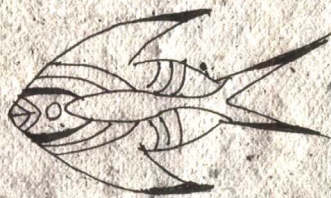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他这种假凶的神色，却让她感到他的权威。假如他认为为一件事不用在意，她就也认为的确不用在意——虽说他轻描淡写的态度经常成为她的另一个烦恼。他上班比她要晚一个半小时，每天早晨她在闹钟声中醒来，想要起床的时候，他总会从被子里伸一只手出来，拦腰把她拉回去。她急叫：“你干嘛？！”他装睡不回答。她挣扎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快点，我要来不及了！”隔了一分钟，他才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扣你的工钱我发给你。”



她烦恼地笑了，说：“要被开除的。”他说：“开除了正好在家休息休息。这种事不要放在心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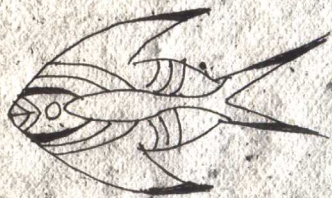
珠珠喜欢饭后散步。一起吃晚饭的那些晚上，她总是提议卢先生出去走一圈。他们坐在饭桌边，两只手张开，搁在桌子上，有点像投降。因为饱腹的原因，他们神情呆滞地望着桌上的一堆虾壳。她说：“我们出去走走吧？”他说：“好的。”说着抬了一下手肘，好像要指指碗筷，却又完全没有指到，说：

“把这些洗了。”她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放着，回来洗。”他一听，又瞪起眼睛来。她就说：“那么你现在洗掉。”他叹气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不喜欢洗碗呢？”她笑道：“我就是不喜欢，最好所有的碗都不要叫我洗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猛然伸出沾满虾汁的手，指着她咆哮道：“你以后要是敢碰家里的一个碗，我就把你扔出去！”他的眼睛瞪得这么大，声音那么响，连面色都好像发青了，珠珠吓得一个激灵，紧接着哈哈大笑起来。一直到他们出门的时候，她还没有笑完，走在楼梯上，她忍不住发出一声一声鼻孔里的嗤笑。卢先生搂着她的后腰说：“你没事笑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答应你了，我以后决不会碰家里的碗的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个女人，这样不作兴的。”他手臂抬高，从后面伸过来，手心贴着她的面颊，手指头轻轻摩挲着她的鼻翼。她闻到他手指上面一股虾的腥气。



LOVE

LOVE



他们常常在出了门之后，却无法定夺往哪个方向走。对卢先生而言，散步有点像一个任务，他总是自然而然地想要沿着一条相同的路线走，在一段可以预期的时间里完成一切，然后回家。对珠珠而言，她却希望每天都有点新鲜的发现，但实际上她已经完全黯熟他们家附近那几条马路，很难想出什么新鲜做法，以至于每次她的提议，只能是在经过复兴公园的时候说：我们去钱柜唱歌吧。卢先生听了这个提议，往往叹气说：怎么你又要去唱歌啊？她说：唱歌开心。卢先生说：可以是也可以，那你要唱多久呢？她说：两个小时，然后我们回去。卢先生说：那还不如先回去，你自己在家唱好了。这个谈话就这样告一段落。假如不出来散步，珠珠也不会感到不能唱歌的失望之情；现在一出来，她却只好厌气地走回家去。

走到家门口，抬脚上楼梯，卢先生就走在珠珠身后。一开始，他跟她隔着两三个梯级，走了几步，他就一跨两级地赶上去，伸手摸了摸她的屁股，嘴贴上去，贴着她的耳朵说：“珠珠，我们上去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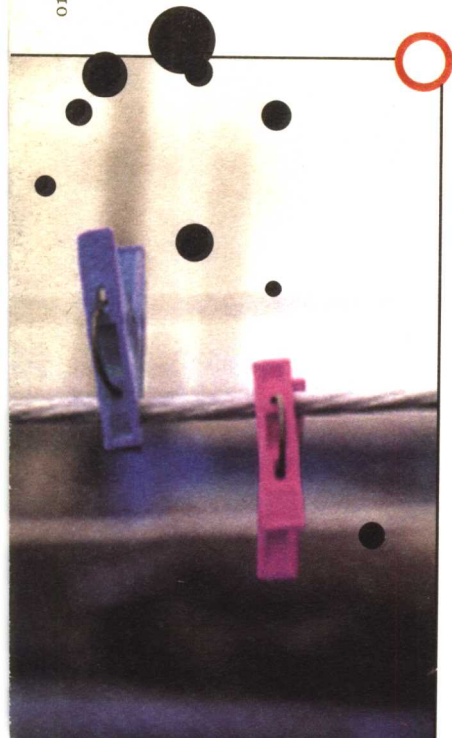
珠珠于是知道，一天当中最厌气的一刻到来了。

因为不了解世界上有什么好的性爱存在，所以她认为自己所有的算不上坏。虽然她是一个年轻女孩，但是大多数年轻女孩的性观念，也并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么耸人听闻。她还是认为，这件事不应当想得太多，也不应当要求太多，满足和接受，是比较明智的态度。她生性懒惰，不爱钻研，年深月久，一开始的新鲜感也褪去了，于是躺平在床上，对她而言已经是享受。其实她比较愿意他压在她身上，哪怕就这样睡了也不要紧。身

体的重量加上肌肤的接触，给她充实的感觉。其余的，既然已经完全熟悉程序，就不能带来多少快乐。每次当他把手伸到她的背后，想要解开她的内衣扣子，她接受的次数和拒绝的次数，差不多是对半开。卢先生涵养真好，从来不会为此恼她，只是半坐起来，赤着上身开始看电视。他一只手拿着遥控器，另一只手很自然地覆盖在肚皮下面，似乎是觉得那里有些发痒。她看看他，带着一星半点的歉意，背过身去睡了。

夜里两三点钟醒来，卢先生睡得正熟。珠珠睁眼看看他肩头的皮肤，又越过那里，望着房间尽头的窗棂。窗户开着一小缝，上头搭着一块洗过的抹布，是她用一块旧毛巾绢头改的，印的飞天小女警图案——当然，在黑暗中完全看不清。墙面上，被抹布盖着的那一小块地方，她知道用铅笔记着几个电话号码，那是她站在窗口打电话的时候随手记下的。这些细节对她而言

都再真实不过了。在意念当中，她默数着沙发上散放的那几本时装杂志，它们的封面就跟着浮现出来。她知道，从床这边走到沙发那边，第三步的那块地板有些松动，踩上去会响。她的白拖鞋一横一竖放在床前靠近脚跟的地方，因为他比她晚上床，其中的一个一定被他踢到床底下去了。她是这里的女王，通晓这里的一切事情，不过一切事情都在他创造的规律之下运转，没有



什么是需要她去决定的。她虽然喜欢它们，倒也并不用怎么放在心上。

对于他这个年纪的男人而言，他属于非常结实的。她望着他裸露的肩膀，探探头，朝那上面吹了一口气。可是，他身上的热气反而涌回到她脸上。在她让身体回到原位之后，还是感觉那股热气在不慌不忙地向她蔓延着。

3. 两行字

■ ALL ABOUT LOVE ■ ALL ABOUT LOVE

星期六上午9点半，珠珠醒过来，眼睛一张，全无睡意，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床上赖得太迟，却又已经完全睡醒了。卢先生昨天出差去了，今天周末不用上班。她蜷在被窝里，转个身，看见明亮的日光从纱窗帘外面透进来。这是一天当中最静谧的时刻，风吹着窗帘，使得房间里的光线发生了一点点微妙的变化。两个遛狗的女人，每天的这个时候都会在楼下遇到，这时候正在大声聊天。珠珠静静听着她们讲话，虽然只能听见语调，听不见内容。她的眼睛所看得见的，只有窗帘背后浅蓝色的天空——非常非常浅的蓝色——以及那下面公寓房子灰白色的一角。

十分钟以后，她起床了。

起床之后第一件事，通常是下楼拿牛奶。牛奶箱就钉在她

家楼下，工作日或是休息日，每天都是两瓶牛奶，一瓶她的，一瓶卢先生的。卢先生如果出差不回家，就变成两瓶牛奶要她一个人喝。珠珠对牛奶的感情并不深厚，只是有一种很庸俗的想法，认为活人多少总要喝点牛奶的。但是一个人两瓶，又着实太多，想到这点，还没喝，她肚子就会胀起来。

既然今天只有她一个人，而两瓶牛奶的任务又是这样艰巨，她决定站在楼下，把其中一瓶慢慢喝完了再上楼。同一幢楼的德国女人带着她肥胖的金发小男孩，跟在她后面走出来，打开另一面墙上的牛奶箱，催自己的小孩子喝。他们于是面对面站着比喝牛奶。小男孩比珠珠起劲得多，一对眼睛在瓶口上面露出来瞪着她，半举着脖子用力。但是瓶子里那些牛奶只是兀自翻滚，并不见明显的减少。珠珠背靠墙壁，喝一点，停一停。喝牛奶比赛让她有些尴尬，竭力想要做得漫不经心。她的眼睛在小孩子和大人之间跳来跳去，假惺惺地笑。他们站的地方有点类似一个穿堂，风吹着她的头发，一些小头发粘在瓶口上，让她喝起来很不舒服。但是门外的安静和明亮，却让她不愿意就此上楼。他们三个人一起看着那两个遛狗的女人左顾右盼地走了过去。

那两行字，是在这对德国母子走掉之后才被发现的。它被写在牛奶箱靠大门的这一边，差不多在铁皮箱跟墙壁形成的那个直角线上。珠珠不知道它确切是哪一天被写上去的。虽说她每天下楼取牛奶，但是天天都睡眠朦胧，几乎从来没有正眼看过那个角落一次。这一次只是因为站在楼下百无聊赖，才想到去端详牛奶箱。她差不多马上看到了那两行字，因为它们并不

小，写得松松的，好像一行扁平的虫子正在越过墙壁。正巧，还有一道狭长的，非常非常细的日光，投射在它们上面。上面写道：

羽歆到此一游

你何时能看见

因为两句话的字数是一样的，并且以这样的格式排列起来，珠珠在念它们的时候，总是忍不住要用一首诗的格式来处理。实际上它们怎么也没办法被念作一首诗的。它们向上倾斜着，用一支蓝色圆珠笔，被潦草地画在墙上，起首那个字挺大，后来因为写偏了，越写越局促，就渐渐变小。可以想见写它们的人歪着脑袋，有点不大顺手地折过身体的样子。那个人叫做羽歆。不知道是哪一天的哪一个时候，他跑到这里，写了这样两行字。他应当是先写了上头一行，想了想，忍不住要透露出一点自己的小心思，于是补上了下面一行。相关的许多猜测，让珠珠在反复默诵着它们的时候，任凭笑容在她脸上越来越扩大出来。

珠珠就是这样爱上了羽歆的。

4 羽歆

ALL ABOUT LOVE

在到上海的第一天，羽歆来到珠珠家的楼下。时间已经是深夜11点10分，他刚刚在这附近安顿好自己的住所。他在这幢建筑底下兜了几圈，走到它的后面，仰头想要看看哪一扇窗